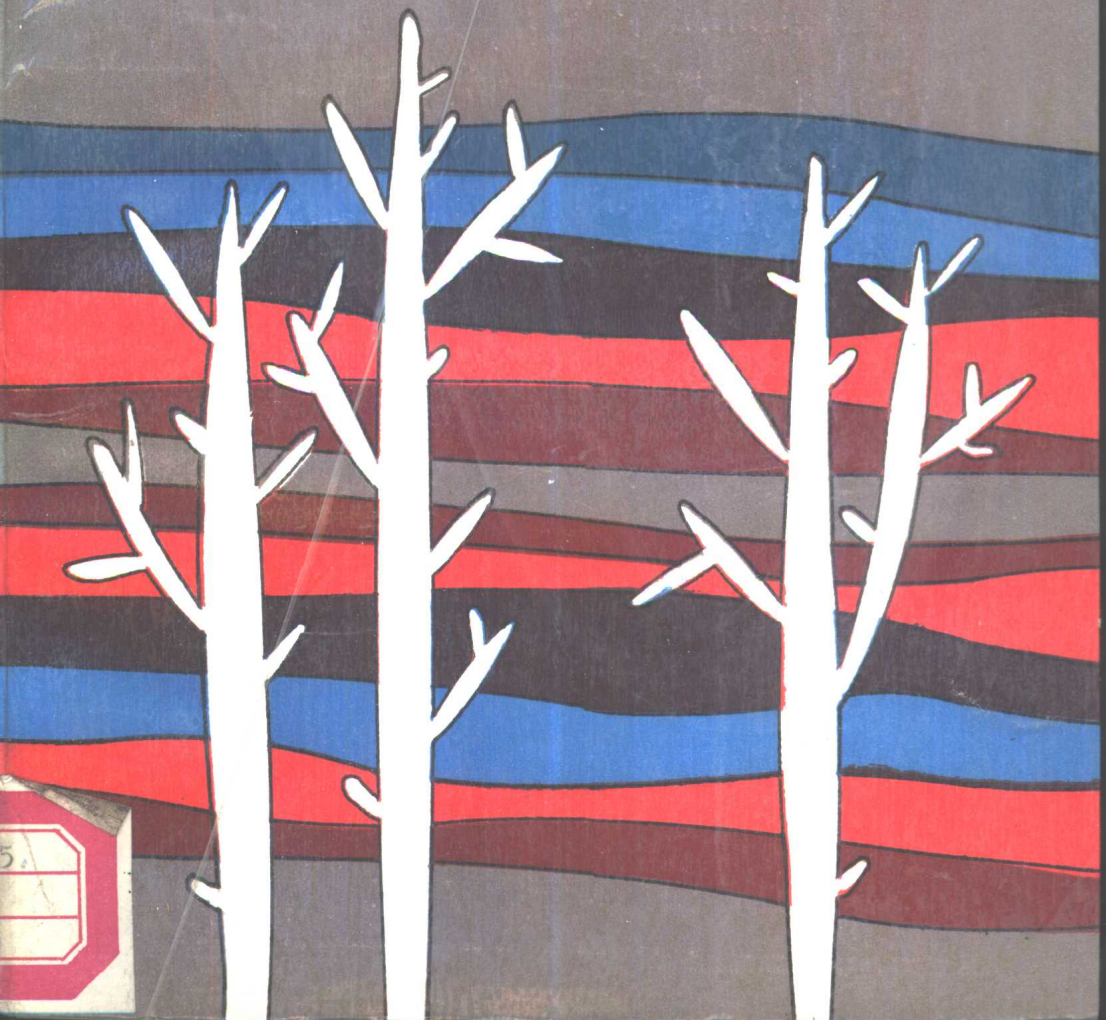


# 这里不是处女地

杨廷玉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这里不是处女地

杨廷玉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作者小传

杨廷玉，吉林省农安县人，1951年生。1971——1976年在农安县文化局创作组从事专业戏剧创作。1977——1978年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1979——1985年在长春市文化局创作室从事专业戏剧创作。1986年在长春市艺术研究所任副所长。先后创作有大型戏剧《无事生非》、《红杏出墙》、《风雨菱花》、《网》(与人合写)等。1986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帷幕刚刚拉开》，并创作有短篇小说、电视剧等多种作品。

## 致 读 者

作家所写的鲤鱼沟，是关东大地上一小块丰饶的土地。这里不是处女地，然而这里又是闭塞的。多少年来所形成的关东人特有的文化的、心理的、伦理道德的观念和积习，在这块土地上深深扎根。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农村蓬勃兴起的伟大变革，毫不迟疑地向这里穿透。于是，古老的积习、历史的堕性、扭曲的心态、封闭式自然经济，便和现代意识、变革的行为、开放式的商品经济，发生了剧烈的撞击。作品以魏家养殖场的兴衰和魏家父女的命运为焦点，辐射到乡、县和专区以及社会各阶层和各种人物。

作家在整体把握中，让读者去感受时代大潮的涌动。

作品不是处女作，是这位关东青年作家的第二部长篇。关东的地域色彩，关东人的风习、个性、心态、语言，在作品中表现得强烈而浓郁。这为正在提倡的关东文学，增添了一幅近距离把握生活的画卷。

HG84/OP

……由于农民家庭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而形成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总之，由于一般自然经济的性质，所以，这种形式完全适合于为静止的社会状态提供基础，如象我们在亚洲看到的那样。

——马克思

## 题 释

假若不是古老的褶皱山几经火山活动与河流切割，便不会有那座瑰丽奇伟的长白山。假若不是源于白头山天池的松花江浩荡千里奔腾冲积，便不会有这块丰腴肥美的土地！

这里不是处女地。

虽然跟中原腹地相比，文化沉积层远没有那么丰厚，但是历朝历代的穷兵黩武、匪患天灾，却将一批又一批庶民打发到这里，垦荒占草，繁衍生息，同时也将关内北方数省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带到这里，和当地的土著居民相互影响、耳濡目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关东文化。随着历史轨迹的延伸，这片荒凉空旷的平原终于被烟火熏成了盛产大豆高粱的米粮川，而植根于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之树也日趋繁茂起来。辽阔的幅员为移民们提供了选择定居的条件；来自不同区域的人们的心理差距使他们情愿离群索居，攥一把都流油的沃土随处可见，则无须把目光凝聚。因

而，自然形成的村落便都零零散散，相互之间相隔甚远，即使同在一个村子里，也都各有各的领地，绝少房挨房、脊连脊的现象，人们之间的交往大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进行。于是，勤劳和保守，善良和自私，忠诚和愚昧，纯朴和偏见，便象稻种和稗粒，在这块被开垦的处女地上，同时播撒、同时耕耘、也同时成熟和收获。

岁月飞逝。历史目睹了历代王朝的兴衰和茫茫尘世的嬗变，终于将命运的金钥匙交给了人民。当二十一世纪的曙光透过厚重的历史尘埃射进这片醒来的土地上时，举世瞩目的关东大平原会发生怎样的躁动呢？

笔者涉世不深，斗胆去生活的海洋里拾取几片贝壳，权作案头试笔之依据。自然，以偏远乡村魏家养殖场的兴衰和魏家父女的命运为焦点，以及由此辐射开去的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物关系的纠葛，便构成了这部变革时期风俗故事的基本生活场景……

# 第 一 章

---

---

行情在市上，  
名声在上。

——乡谚

---

形如娥眉的新月斜贴进幽深的天穹里，将那极淡极淡的清辉薄薄地洒在六月的关东大平原上。虽然它不太慷慨，吝啬地藏匿了绝大部分光亮，但还是把这深埋在柳树林里的村落，朦朦胧胧地隐现出来。这小有名气的地方叫鲤鱼沟，相传大清年间，松花江水曾经漫过江堤，把村子全部淹没，大水一撤，一条扁担长的大鲤鱼竟被穿挂在一棵枯死的古柳上。那柳枝弯曲，倒酷似鱼钩。小村于是得名。随着流逝的岁月，人们习惯地将鲤鱼“钩”叫成了鲤鱼“沟”。这会儿，正是天刚刚黑下来的时候，散散落落的农舍，亮起了稀稀疏疏的灯火，村路上偶尔闪过几条人影，喧闹的小庄稼院里已经寂静下来……兀地，传来一声羊叫，给这宁



静的气氛抹上一层淡淡的悲凉。那是只离群的归羊，它似乎听见了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惊慌地钻进越来越浓重的夜色里了。

脚步声越发清晰起来。

模模糊糊的月色里，移动着一条人影。那影子移得极慢极慢。他似乎有些犹豫，收住脚步沉思一下，竟抛开比较平坦的村中大道，拐上那条极其僻静的小路。小路前方是一片柳树林，还要路经两个池塘，难道他要去那里散散心吗？

他可没那份雅兴！

他恨不得一步走回家去，怎知道他背上还驮着一座“山”哩！

他只是害怕碰见熟人，他不愿别人看破他眼前的窘境。他拖着一条灌了铅似的腿，一步一步地挪回自家小院。他屏住呼吸，将脊梁上的柳条花篓缓缓地移到胸前，小心翼翼地弯下腰，将那沉甸甸的“负荷物”一点一点捱到地皮上。之后，那一直憋着的气，才随着一声长叹而吐了出来。随即，他轻轻拨开那层碎碎的草屑，眼睛盯住了那些只比乒乓球大一圈的“康贝尔”鸭蛋和白鸡蛋。那些面无血色的东西，似乎由于无法在市场上赢得顾客的青睐而羞见主人，一个个羞答答地挤靠在一起，小模样越发显得卑微可怜。顿时，一股无名怒火腾地蹿上了他的头顶，额上的青筋崩崩直跳。他愤怒地抓起一个鸭蛋，准备往砖挂面的海青房墙壁上摔去。大概是即将迸发出来的“啪嚓”声没有年节放爆竹那么脆吧？他扬起的手臂停留在半空中好一会儿，终于又缓缓地放下了。

蜷卧在墙根下的大黄狗，发出唔唔的欢叫，摇着尾巴跑过来。它亲昵地舔着主人的裤腿，仰脸瞅着。往日遇到这种情景，主人一定会从兜里掏出一包碎骨头的。那虽然是卧牛镇饭馆里的弃物，但大黄狗似乎理解主人的一片深情，所以每次都把那堆骨

头嚼得粉碎，连渣渣都不剩。今天是怎么了？难道主人把它这位看家护院的有功之臣给忘了吗？大黄狗撒娇地用力咬住主人的裤脚，尾巴摇得比先前更欢了。然而，它非但没得到例行奖赏，屁股上却重重地挨了一脚，它夸张地嘶叫起来，仿佛是在向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诉着委屈。

油漆木门“呀呀”一声开了，从里面闪出一个瘦弱的女人。养殖户主魏福禄从她喘息声里就知道，那是自己的贤妻。

“她爹，回来了？”女人偷眼觑了一下僵卧在院当心的柳条花篓，轻轻叹了口气。被薄云遮掩起来的新月在她脸上投下了斑驳的阴影，远处传来沅水的喧声，益发烘托出小院的沉寂。女人担心地瞧瞧丈夫的苦脸：“要不，就按低价折腾出去算了！”她很想劝慰自己的丈夫，“反正发昏也当不了死！”

“说得轻巧！”魏福禄的火气又蹿了起来，“你以为这些鸡鸭全是大风刮来的？这是人家刘乡长扶持贫困户给贷款买的！修鸭圈买鸡笼，还有骨粉鱼粉精饲料，哪样不得钱？要按你说的那个价格卖，还不得赔个底朝上？你说我图稀个啥？啊？你倒是说呀！”

女人低眉垂眼，连大气都不敢出。跟魏福禄过大半辈子了，自己男人啥脾气还不清楚。他这些日子肝火太旺，需要发泄发泄。中医最忌气大伤身，只要他能把气都出了，她甘心当个出气筒。这些年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魏福禄显然还没将胸中的愤懑全部散尽，嘴里居然出现了一些粗言俚语：“……奶奶个龘！也不知哪个烂舌头的说……说吃康贝尔鸭蛋长癌！还他奶奶的就有人信！说什么白鸡蛋杀红血球，这不是瞪着眼睛说鬼话吗？什么红血球？明明是红眼病，看着人家发财就下绊子撒狗血！”

女人张了张嘴，终于还是合上了。她不相信眼下鸡蛋鸭蛋跌价是由于几句谣言造成的，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到底是怎么回

事，她也说不清楚。不过，听本村宋歪鼻子说，城里的鸡蛋还是那么贵，就这远离城市的江岔子，不知为什么，蛋禽价格跌得这样苦！女人想跟男人学学宋歪鼻子带回来的见闻，又怕男人不高兴，便忍住了，耐心地听着丈夫没边没沿儿的叫骂。

唉，怎么说呢？大概是没有对手的叫骂终究不会持久吧，也许是魏福禄从早到现在水米还没沾牙的缘故，这位背时的养殖户主开始有些倦怠了，那叫骂的嗓音也越来越有气无力，于是，聪慧的女人不失时机地规劝一言：“她爹，该吃饭了！”

“唔。”魏福禄借坡下轿，收住了骂声。还没等老伴转身又把她叫住了：“去，给我煎盘鸡子，有赔的没吃的？”

女人爽快地答应一声，心里亮起一道缝。这个老头子，总算寻思过味了。平素，他可是连过生日都不肯煮一个鸡蛋吃呀！女人抬腿就奔鸡笼跑去。

“慢！”魏福禄的嗓音高了八度，“仓房子不还有几个臭鸡蛋吗？”

“那咋吃？”

“多放点辣椒！”

“这何苦呢？一天能拣两千个鸡蛋，缸缸瓮瓮都装不下，偏偏要吃那臭鸡蛋！”

“我就得意那味儿！”

“要做你自己做去！”女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尽管她一向顺从惯了。

“奶奶的，家里外头不顺气！”魏福禄一肚皮气正要寻个地方发泄呢，便大声喊着独养女儿魏月桃出来，那声音恰似牛吼。

“行啦，我的老爷子！”女人毕竟还是棉花性子，她可怜老头颠簸一天终无结果，便软下声音：“我给你做去还不行吗？再给你烫壶酒！”

魏福禄火气减了一半，嘴里仍在喊：“月桃，你没听见啊？你快生火！你听见没有？”

“喊啥呀？月桃不是出门了吗？”女人压低嗓音：“也不怕人笑话！”

魏福禄果真不出声了。他陡地想起女儿到四百里外请一名养殖专家去了。不过时间已过去三天，也该回来了？

正想着呢，院外突然飘来一串笑声，大黄狗也汪汪叫起来。魏福禄撒目细看，只见迷蒙夜色中闪进来两个身影，前边的是自己女儿魏月桃，后边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下意识地吩咐着：“快，预备饭！”

月桃妈悄声问道：“那臭鸡蛋……”

“不做！没看客来了吗？”

## 二

“请！”

养殖户主魏福禄端着酒盅，频频劝着酒。他那纹缕分明的大脸盘上流露着真诚和恭敬，挂满红丝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来客的脸。这是一张方方正正的年轻人的脸，棱角分明，稚气早褪，从那灵活的甚至有几许戏谑的眼神里，隐隐约约地流露着世故气。只是那宽阔的额头和有意蓄留的鬓角，倒颇有几分学者的风度。不过，魏福禄从来没见过学者什么模样，他从微薄得极其可怜的知识积累中寻找着类似的智者形象。哦，终于想起来了，前几年县剧团来这里演出《失空斩》，那手摇羽扇的诸葛亮不是有点跟这位年轻的“学者”眉眼相似？虽然服饰截然不同。

魏福禄为自己的新发现而兴奋，他用竹筷夹起一块鲜嫩的煎

025332

鸡蛋（这可不是需多放辣椒的臭鸡蛋，他招待客人可从不吝啬），殷勤地放到“现代诸葛亮”的菜碟里，一声接一声地说：“吃，吃呀！你怎么不吃？家里没别的，鸡蛋有的是，吃！”

年轻“学者”有礼貌地笑笑，很得体地给魏福禄斟满了酒。他看出来，眼前这位年近六旬的养殖专业户主，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一定以为我是真心实意地来给他家出主意哩！”年轻人不无悲哀地想着。唉，如果这位善良敦厚的魏福禄得知他此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肯定要大失所望的。怎么跟主人解释呢？总不能酒盅一放，嘴巴一抹，说声“对不起”便扬长而去吧？既然人家三顾草庐把你请出来了，总得给人家想出点办法来吧？年轻“学者”想起了那位眼睛会说话、一笑两酒窝的俊姑娘魏月桃。唉，鬼才晓得，怎么稀里糊涂就跟着她来了？他本来应该老老实实告诉她，自己虽然对养殖业有过一番研究，而且在有关科技杂志上发表过几篇论文，可那都是自务的，距离真正的科学殿堂还有很遥远的里程哩，因此绝不敢以养殖业专家自诩。他还应该源源本本告诉她，自己不过是一名屡试不第的“落榜举子”，头上那顶地区养殖业协会理事的桂冠，也只是个空头衔，怎敢招摇过市、欺世盗名？可是，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在那位不远百里登门求救的姑娘面前，他却什么也没说，将自家养殖场的事务跟招聘来的两名助手略略交待后，便神差鬼使地跟着姑娘来了。

“喝呀！你怎么不喝呀？”魏福禄手擎酒壶，看着盅里泛起的酒花，不无夸耀地说：“这可是卧牛镇最出名的高粱烧，是纯粮食酒。你年轻的，多喝点没关系！”说着，他又向外屋喊了一声：

“月桃，你倒是麻溜点儿呀！”

魏月桃应声走进来，将一大盘刚刚拌好的生鱼片放在桌子上，那双黑溜溜的大眼睛偷偷溜了年轻人一眼，抿嘴笑道：“尝尝

我的手艺！”说着，脸颊一红，腮边又现出了两个浅浅的酒窝。

年轻人不动声色地偷瞧着月桃，只觉得她比乍见到那天还要漂亮。那件式样新颖的枣红色尼龙衫，穿在胸脯高高隆起的身上，再用蛋青色的小围裙一扎，不但显得色彩明丽，而且把她那窈窕的腰肢轮廓分明地显现出来了。真想不到，在这交通极其不便的偏远乡村，竟然有这么美丽的姑娘。年轻人想得出神，不自觉竟将酒盅送到鼻孔前，一股辣味倏地钻进里面，他忙侧过头去，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魏月桃憋住笑，轻盈地跑出屋外。

年轻人有些懊恼。他恨自己有些失态。他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笨拙？不过主人魏福禄却毫无察觉，只顾给他夹着生鱼片，热情地劝着：“你尝尝，尝尝，连刘乡长都夸我女儿的手艺呢！”

年轻人笑笑，他已经不止一次听到魏福禄提起这位刘乡长了，便问道：“他时常来吗？”

“嗯，他这阵子太忙，有日子没来喽！这养殖场要是没他的支持，连个鸭脑袋都没有呢！事关领导荣誉，要不，我咋同意请你来呢？”

“我也是没啥高招……”

“你就别见外了，周理事！”魏福禄第一次称呼来客的官讳，“我都听月桃说了，你的文章都上书了，要不，怎么没叫我当理事？那得有两下子！”

年轻人有些局促不安，他自我介绍着：“大伯，我叫周长生，你就叫我长生好了！”

“不，是理事就是理事，你不要不好意思！可惜我大字不识，要不，谁管我叫理事，我才高兴呢！”魏福禄嘴有些走板儿，他用筷子指着周长生，结结巴巴地说：“反正这个养殖场就指望你

了……你得给我出主意。奶奶的，白鸡蛋没人爱买，能不能叫它变变颜色？我知道你的大名，报上都登了，你准有招，我信着你了……奶奶的，我的鸡蛋凭啥卖不出去？凭啥？啊？你识文断字，你给我掰扯掰扯，你倒是说呀……”魏福禄开始还在吼着，到了后来，嗓子眼儿好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哽咽着。

周长生心里一颤，眼睛湿润了。瞬间，他觉得自己好象也变成了这个家庭中的成员，好象很早就和这家人相识。奇怪哟，他可是从来都没见到魏福禄呢。至于魏月桃，虽然在两个月前的市场信息讲座上和她在县城萍水相逢，但他是新任县长程鉴请来的老师，她是卧牛乡派去的学员，彼此间好象并没有什么暗示和默契……哦？果真没有什么吗？他仔细回想，似乎还是有点闪烁烁，扑朔迷离的东西。是什么呢？他当时没注意，现在也想不清楚。她给他的最初印象是长相漂亮，而且漂亮得引人瞩目，好象不是来自偏远的卧牛乡，而是县城剧团里的演员，只是比那些喜欢矫饰打扮的演员更多几分妩媚——那是天生的丽质。她给他的另一个印象就是不安分听课，时常溜号去逛商店、溜大街，回来时还怕别人不知道，叽叽嘎嘎地说笑，全然没把周长生的课程当回事。于是，他翻翻名册，知道她是卧牛乡养殖专业户魏福禄的女儿。他虽然不在本县本地区，却也晓得魏家的名气，就以为她对他讲的这些，早已烂熟于心，不屑一问。好奇心驱使他主动跟她接触。通过谈话，他不由暗暗吃惊，她非但对这些茫然不知，而且根本就不感兴趣。他觉得有责任再跟她单独谈谈。

是个宁静的黄昏。学员们吃过晚饭准备去剧院看地方戏。周长生把她叫住：“魏月桃，来一下！”

她似乎很不情愿，和几个女伴打个招呼，叫她们先进去占个座，便跟着周长生进了那间临时办公室。

这儿原是科技局的一个资料库，资料书籍摆满了屋子，空闲

的地方就只能安张办公桌和兼做椅子用的单人木床了。本来，县里安排周长生去招待所住，可他嫌离上课的科技馆太远，车接车送不方便，就在这里临时下榻了。

时令已近四月，窗外的垂柳早就一片鹅黄新绿。窗台上的玻璃瓶里插着一束紫丁香，散发着淡淡的幽香，怪怡人的。都说女孩家爱花儿，没想到这位文质彬彬、谈吐潇洒的养殖专家也爱花。魏月桃端起瓶子嗅了嗅，不无欢喜地笑道：“周老师，你也喜欢花儿？”

“嗯，就象你喜欢逛大街一样！”

“别讽刺人了，我是没见过世面，看啥都有意思！”

“唯独对我讲的不感兴趣！”

“不，你别误会！我觉得你讲的很精采，可惜……我用不上！”

“为什么？”

“你不要问了！”

“不，我很想知道，既然没用，你怎么不提前回去？”

“回去憋得慌！”魏月桃忧郁地抬起头，那双亮晶晶的眸子里似乎潜藏着无穷的苦闷，腮边的酒窝颤动着，好象也要诉说什么。

周长生有些心跳，先前想好的词句竟一句也说不出。他暗骂自己，在千百人的大会上可以从容不迫地谈吐自如，怎么在一个乡下姑娘面前竟变得如此局促不安？就算她漂亮，但漂亮姑娘他见得多了！

“周老师，你一定过得很快活、很有意思啦？”

“当然，为什么不呢？生活是美好的！”

“你有爱人吗？”魏月桃脸刷地红了，她大概后悔自己问的太冒失了吧。



周长生也有些慌乱，结结巴巴地说：“还没……不过，会有的！”

魏月桃嘎嘎地笑起来，笑声冲淡了尴尬，恢复了和谐，两人的谈话又接着进行了。夜色笼罩了县城，看地方戏的学员们三三两两都回来了，两人还谈兴正浓呢，大概她忘记了叮嘱伙伴给占座位的事。

周长生在剩下的几天里，发觉魏月桃有些变了。她再也没去逛一次大街，听课时则坐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里，偷偷打量周长生讲话的姿势。两人偶尔视线相遇，便都不自觉地红了脸，课堂上也会出现短暂的停顿……

分别的时刻到了。魏月桃和学员们送周长生上了汽车，周长生默默地瞥了她一眼，突然大声说道：“欢迎大家去我那儿玩！”

汽车轮子扬起了烟尘……

“同志呀，炕我给你烧好啦！”月桃妈拄个烧火棍从外边进来，唠唠叨叨地说：“这地方潮，小心着凉！”

周长生感激地笑笑：“大娘，太给你们添麻烦了！”

“这话说的，不是我们请你来的吗？要不是你心眼好使，谁肯抛家舍业来这僻沓旮子呀？”月桃妈说着说着，勾起了心事，唠叨起来：“唉，不差这地方僻，我那宝贝闺女早都有婆家了！”

“那管啥呀？又不是往这娶媳妇！天下好地方多了，哪好往哪嫁！”

“不是想往家招个养老女婿嘛！好小伙谁愿上这儿来？”月桃妈说着，突然话题一转：“比方说你，能愿意来吗？”

周长生脸刷地红了。

外屋传来魏月桃的声音：“妈，你瞎说啥呀？”

月桃妈微笑着说：“我这是打个比方嘛！你说呢？她爹！”

魏福禄醉眼懵懂地唔唔两声，脑袋往身后的被垛上一仄歪，